

一个投资家的数学之旅

利宪彬

译者：王立东

利宪彬先生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 Beyond 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和主要股东，主要从事电视节目的制作和国际销售，以及故事片的国际销售。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管理硕士、利希慎基金会会员、希慎兴业有限公司董事和主要股东，1994 年被任命为非执行董事。

我是十三四岁左右开始迷上数学的，当时我正在香港上高中。那个时期很流行使用集合的概念和符号讲授数学，这就激励我去找一些有关集合论的课外读物来看。我见到的第一本严格的数学书是 Tom Apostol 的《数学分析》。随着阅读范围的拓广，我发现许多顶级数学家都在普林斯顿大学或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读书或工作过，于是普林斯顿成了我梦想的学校。

1975 年，我从香港来到普林斯顿开始了本科阶段的学习。我在数学系上的第一门课是以实分析为主要内容的高等微积分。和高中的微积分相比，它更加抽象而具有活力。记得起初班里一些同学觉得 $\epsilon - \delta$ 语言很难理解，庆幸的是，我高中自学过相关的概念，对于我来说，这不是大问题。

我们班刚开始时有 20 个准备主修数学的学生。但是到了第一学期结束，只剩下了一半，到第二学年开始的时候就剩下了 4 个。

普林斯顿数学系尽是一流数学家。我相信那时的明星是 22 岁就获得全职教授职位的菲尔兹奖得主 Charles Fefferman 教授。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能够追随如此优秀的数学家学习。

高深数学对我的第一次挑战发生在第二学年的秋季学期，当我选修初等微分几何的时候。记得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看上去很小的学生，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年仅 17 岁的博士生。我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在数学上还不足于优秀到可以选择数学研究作为终生的职业。尽管如此，我还是因为对这个学科

的热爱而坚持下来，并在第二学年结束的时候选择了数学专业。

普林斯顿大学十分强调独立工作。第三学年我们就必须参加初级讨论班并在此基础上提交论文。我现在还记得论文的主题是素数定理，要求学生运用解析数论的工具来发展证明。

在普林斯顿的学习是艰难的。毕业时除要求修读完指定的课程以外，还要求提交一篇高级论文并通过综合考试，以及进行论文的口头答辩。我那时非常幸运，有 J. C. Moore 教授做我的论文指导教师，他乐于助人又十分耐心。数学系最大的优势之一是修每门课的学生都很少，通常不到 10 人，特别是高级的课程，因而每个学生都得到了教师个别的关注。多数教授十分亲切，并定期接待学生。公共休息室里每天都备有茶水，以鼓励学生们来交换意见，并和系里的老师对话。

我在 1979 年离开普林斯顿回到香港，进入投资银行工作。目前我在悉尼从事私人投资。虽然我现在的日常生活中既用不到拓扑也用不到群论，但是我在普林斯顿学习数学的过程中，学到了人不应被困难复杂的问题吓倒。当你虚心地横向思考并长时间研究问题时，找到答案的好时机就到来了。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王立东译）